

# 呼风集

金錢財寶是給公侯王爺們玩弄的，讀書人崇尚儉，嵩山的竹子忽然進入他們的視野

## 了 怀一 著

四  
游  
漢  
子

四  
游  
漢  
子

竹子親友人，想要你去撫摸它，喚竹子以溫暖，竹子也可以回饋你，含謔漸次深入，直到像玻璃一般，復使手摸，竹子彈潤，感覺如嬰兒面。

那時裡，竹製又發生了關係？《呂氏春秋》中有「銀可鑄書」；歷史五百年，春秋時，竹被已經被當作書寫材料了。竹子亦清晰，竹子可成船，國人把竹子用透了，再發芽，有人將首品作人塔，形真店，網罟櫓……竹子生如此，君子做來也難啊！

金西厔《劍門小言》云：「日本足利義滿唐人刻織尺八竹管，見圖示，乃酒香法，遍燒文酒，補以仕女穿于花板，手段，春遊與同時明石制，鍍金酒器如出一轍。」

至那芳華《碧霞草閣志》載：「唐湖州刺史王簡家有第一管，刻人馬、毛發、雲臺、遠水，無不精細。」元周密《續耕錄》記：「就或者，高宗朝近人，雕刻精到無比，常見所造甚雅，門面花板，皆于竹上刻成宮室、人物、山水、花木、禽鳥、蟲

等裝飾，其細若纖，且玲瓏活潑。」青銅器，唐宋即有之，揚傳世者少，今不復見，可以把手的韻和裏，竹子是最可以。上手把手的，廳廳不能玩，會見一個人在詠誦的率

幾上宣筆寫；諸物動手，確確心也醉，道出愛極人的心醉了。金銀器也不宜插手裏，一扒一扒痕，日久成流痕，擦不去，看着像三板磚，其鐵石頭青銅器，沒有一種能

把玩，尤其是有頭，玩不好會碰折斷而下，致竹子和琉璃器不一樣，竹子旁也可以寫紙條；請您上手，竹子要麼有人機，假使一失手，竹子掉地上也不會碎，掀起一個宋

廳來，人心一真是揪着的，舉起竹子玩，心情是放鬆的。陳岱琳論瓦質，美：「一日裏

摩挲，皮破肉剝，古參新出，一陣光亮也把瓦當人。

說把手，首筆所竹子

從前，窮人擔心手米點石氣，又擔心衣袖把寫好的字蹭到，所以取一塊竹板墊手贊，免手贊的竹板稱贊板。有人把臂彌縫圓，臂彌縫圓同竹板，書寫方式改變後，臂彌縫後半沒用了。眼下寫字的，大多寫七字，寫八字要貼合，或許空頭有臂彌縫，也祇

註是個別設了一付象牙寫版，才會用臂彌縫，蓋即研磨竹，一律走臂彌縫，繪畫則臂彌縫，

是想要自己坐下來

竹子對好，邀請學問人，喝茶中談判，無了，孟氏突厥廣通御過的白玉形結構，模倣矩，步阿街離去，會當作榜筆，無二，最優先選竹子是誰手，幹勁的臂彌縫他們，一夜回到三十年。

蘇州有一個李舜卿，鹿江中不就沒事幹，不是版出印章玩，版數字，一堆被泰山，模得透徹，人見人愛之。更須養育，看頭養主頭，正是相看兩不厭。

秋一，版是樣竹子，換着換着，叫出一腔口號來，曰：「要死死之所，毋之喚竹板，一張紙的失去也會比人死，竹子當然不例外，竹子有我們現在把灰瓦，後來呢，我們不過是過客。

究竟有時不是玩物呢，玩物應該是玩自心。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呼风集 / 怀一著. --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

2012.9

ISBN 978-7-5104-3243-9

I . ①呼… II . ①怀… III . ①竹刻－雕塑技法－文集

IV . ①J314.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88859号

**呼风集**

著 者：怀 一

责任编辑：董晶晶

版式制作：二月书坊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（100037）

发 行 部：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：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http://www.nwp.cn

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：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：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89mm×1194mm 1/16

字 数：250千字

插 图：270幅

印 张：17

版 次：2012年8月北京第1版 201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04-3243-9

定 价：95.00元

**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**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 6899 8638

## 目次

辛卯刻竹记 /	1
二月书坊竹事小记 /	2
刻竹小言 /	18
有感刻竹 /	24
拓竹漫记 /	24
图版 /	29

# 辛卯刻竹记

怀一

金银财宝是给公侯王爷们玩弄的，读书人崇尚俭，满山的竹子忽然进入他们的视野了。

竹子亲近人，只要你去抚摸它，给竹子以温暖，竹子也可以回报你，色泽渐次深入，直到像琥珀一般，复伸手摸，竹子绵滑，感触如婴儿面。

那时起，竹与文发生了关系？《吕氏春秋》中有“罄竹难书”；更早五百年，春秋时，竹简已经被当作书写材料了。竹子能造纸，竹子可成船，国人把竹子用活了。再后来，有人将竹品比人格：形直正，胸虚怀——竹子生如此，君子做来也难啊！

金西厔《刻竹小言》云：“日本正仓院藏唐人刻绘尺八竹一管，见图示，乃留青法，遍体纹饰，补以仕女穿行于花丛，手段、意蕴与同时期石刻、铿金银器如出一辙。”宋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载：“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笔一管，刻人马、毛发、亭台、远水，无不精绝。”元陶宗仪《辍耕录》记：“詹成者，高宗朝匠人。雕刻精妙无比，尝见所造鸟笼，四面花版，皆于竹片上刻成宫室、人物、山水、花木、禽鸟，纤悉具备，其细若缕，且玲珑活动。”竹刻画，唐宋即有之，惜传世者少，今不复见。

可以把玩的器物里，竹子是最可以上手把玩的。磁器不能玩，曾见一个人在藏磁的案几上写纸条：请勿动手。磁碎心也碎，道出藏磁人的心思了。金银器也不宜抓手里，一抓一印痕，日久成锈斑，擦不去，看着像乞饭碗。其余石头青铜陶器，没有一样能把玩，尤其是石头，玩不好会砸折脚面子。玩竹子和玩磁器不一样，竹子旁也可以写纸条：请您上手。竹子喜欢有人摸，假使一失手，竹子掉地上也不会碎。抱起一个宋磁来，人心一直是揪着的；举起竹子玩，心情是放松的。陈从周论玩竹，云：“日里摩挲，夜藏被窝，古意渐出。”陈先生也把竹子当夫人。

说把玩，首选玩竹子。

从前，写字人担心汗水玷污纸，又担心长袖把写好的字蹭到，缘此取一块竹板垫手臂，垫手臂的竹板称臂搁。有人把臂搁称搁臂，臂搁搁臂同一物。书写方式改变后，臂搁几乎没用了。眼下写字的，大多写大字，写大字要站立，或许案头有臂搁，也只好是个摆设了。伏案书写时，才会用臂搁。辛卯所画竹，一律是臂搁，钟情刻臂搁，是想要自己坐下来。

竹子画好了，邀请吴门人、张泰中镌刻，秋一、亚民来抚摸。刚刻过的竹子形枯槁，摸着粗，丢到街头去，会当作劈柴看。秋一、亚民兄摸竹子是高手，干裂的竹板给他们，一夜回到三十年。

苏州有一个老干部，退休也不能没事干，于是取出印章玩。越数年，一堆破寿山，摸得像镜子，人见人爱之。老头养石头，石头养老头，正是相看两不厌。

秋一、亚民摸竹子，摸着摸着，叫出一个口号来，曰：“要想死的晚，每天摸竹板。”

一张纸的生命也会比人长，竹子当然也不例外，竹子看我们现在把玩它，后来呢，我们不过是过客。

究竟是人玩物，还是物玩人？

玩物有时不是玩物呢，玩物应该是玩自心。

## 二月书坊竹事小记

刘德水

去岁辛卯，一年之中，往谒二月书坊不知凡几。所见最多、印象最深的，是二月书坊的竹事。

怀一从什么时候动念于竹子，不知道。但他的好玩儿，我是知道的。此前他侍弄紫砂壶，百馀把，自己刻，送到宜兴烧，折腾了一年，我称为“壶年”。这回，移情别恋，专事臂搁，过起了“竹年”。最初，是姑苏程秋一寄来加工过的百馀枚精美竹板。随后看怀一执笔，在上面画。后来，貌如罗汉的竹刻家张泰中自吴中来，倚坐案边，在架于北齐佛造像龛壁的射灯下，聚精会神地如琢如磨；每竣工一枚，旁边秋一、茶一便在手里摩挲盘玩。再后来，李君作港坐在泰中的位置，用薄如蝉翼的宣纸，轻轻地扑拓。二月书坊，竹事不断，日日以新。一年多的时间里，百馀块竹子，经由这几双手，从原来一块块普通竹材，逐渐变成了色泽深黄、晶莹润亮的臂搁，与黑白分明的拓片并列一处，如形影相随。最后，置放于精致的楠木盒里，成为人见人爱的文玩。

怀一画竹，关注到竹材的特性，舍弃了宣纸的渲染效果，只在笔道的勾勒描摹中做文章。用笔洗练，精准简洁，到位；构图空灵而不散漫，紧密而不觉逼仄。臂搁中多写罗汉，形貌高古，眉目之间，往往一勾一画，一点一挑，神情顿出，禅意满盈。他说：“罗汉本为世间奇人，传神写形，理当奇而不怪。”因此，他的罗汉，总能给人脱俗而又亲切的感觉。百馀枚臂搁中，我特别喜欢那些文、画巧妙结合的。数笔枯枝，一把扫帚，几品案头文玩，配上即兴而书的跋语，如禅家机锋，把人的心绪引向画外，回味不尽。譬如《竹石图》，一匹瘦石，一支竹竿；一侧题长跋：“前人云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予以为竹不能当肉，肚子吃饱后，想竹即是竹，望梅即是梅。当下人将荒疏比作逸，其实未解逸之意。云林子散千金放浪江湖，真逸士也。街头乞丐乃乞丐也。衣食不愁，看竹如沐清风；温饱不济，见竹只当打狗杖。”画简跋繁，对比相得，益彰其禅机之妙。又如《六根清净图》，全幅只光秃秃六根竹竿交错而陈，简洁得有些贫瘠，旁书跋语：“昔耶居士（金冬心）写六根清净，往往加叶；予作六光棍，比昔耶居士更清净。”机智幽默，配于六根光秃秃的竹竿旁，深得点睛之妙。

怀一的字，既有北碑的朴拙、颜字的雄浑，又带有钟王的典雅润泽与潇洒飘逸。“书者，散也。”看怀一作书，往往信手写来，不问妍媸——臂搁上的题跋，甚至

多有加点之处。然而，意不在书，而书自工。读他的字，常使我想起《李柏信稿》和《楼兰残纸》。百馀条题跋，字大者寸许，小者仅如黍米，而结体工稳自如；运笔则起收使转，都交待得清清楚楚。怪不得每一片竣事，怀一自己也颇为自得，接物待客而须臾不离其手也。

泰中是姑苏竹人翘楚，自署竹道人、竹道清客，从艺数十年，精研阴文浅刻，独擅胜场。年来两次进京，客于二月书坊，专事臂搁，以其阴文浅刻之技，全力为之。他以为，留青、浮雕、透雕，适用于摆件；而臂搁之用，只在手中摩挲把玩，故以阴文浅刻为上。看他刻竹，或谈笑风生，或聚精会神，大有庖丁解牛之风。生活上，他补东坡诗意，居须有竹，食亦不能无肉。每过屠门而大嚼，其朵颐之快，直令观者动容。果腹之后，一枚刻刀在手，横竖挪转，切割剔冲，竹花窸窣而落，竹板上的平面画幅须臾之间而成平圆浅深、刚柔并济的浅刻阴文，让人不禁想起梁惠王的赞叹：“嘻，技盍至此哉！”

另两位，秋一、茶一，亦姑苏名士，擅画，工于雕刻，又都笃嗜禅茶。在二月书坊，秋一健谈，时出高论；茶一总是默默地微笑着，沏茶倒水，稍有暇，便盘腿打坐，默诵经文。二人所同者，是手里必时时执一枚臂搁，如朝堂待漏者手中的笏板。秋一盘玩臂搁，尤为擅长。一块新刻的板子，在他手里，不几天，生涩的刀口便活润起来，色露深黄，沉实亮丽。看他的手，绵软滋润，并不比别人粗糙，可那竹板在他手里就是包浆层出，日日以新。“竹子是活的；人养竹，竹亦养人。”秋一、茶一盘包浆，时有妙句，云：“若要死得晚，每天摸竹板。”怀一闻之，即将其写进《辛卯刻竹记》里。

李君作港，八零后，少年风流，主编《藏画导刊》之餘，以拓竹为副，后来，简直颠覆，以副为主。其拓艺之精，在此前拓制怀一所刻紫砂壶之际就已显露。这次拓竹，又进一层。三四个月里，不断研磨，精益求精，终于达到叠墨恰切、浓淡合度的效果。拓片字口清晰，肌理扎实，把画、刻之工，用黑白二色准确分明地表现出来。其精细之至，甚而连竹板上微显的裂隙和竹板本身的纹理都扑拓出来。

其实，刻竹正如刻石，须画家与刻工精诚合作。画工心有刻工，下笔如刀；刻工心仪画工，运刀如笔。二者相辅相成，如钟俞知音，方能彰显其刀笔之妙。加以扑拓精良，益能焕彩传神。《考工记》云：“天有时，地有气，材有美，工有巧，合此四者，然后可以为良。”如今，天时地利材美并在，巧手荟萃，真千载之逢。百馀枚臂搁，其艺之精，量之大，实为我国竹艺史之大观也。躬逢盛事，我这门外汉亦每觉有荣焉。因此，每次往造二月书坊，甫一进门，便紧随其人之后，先取一块竹板，在手里摩挲不已。也曾想：这有意义么？随后就想到清代项莲生的那句名言：“不为无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”于是，心里便生出一种专注的宁静与快慰。后来又生遐想：多少年后，在嘉德，在苏富比，在纽约大都会，见到这些熟悉的臂搁，也能拍胸脯，说：“此君亦曾经我手。”不亦快哉！

波音皮羅客

雪菴像

刀福法師像

卷毛羅漢

水光法師像

阿羅漢三

芭木八哥

梅開固

四羅漢子

文殊相

印光像

麻味麻味牛

梵杖羅漢

宋門事

北魚天歸布

蜜兒圖

大真禪主心物經

六祖燒竹

自重像

彷彿圖

阿羅漢

六祖大師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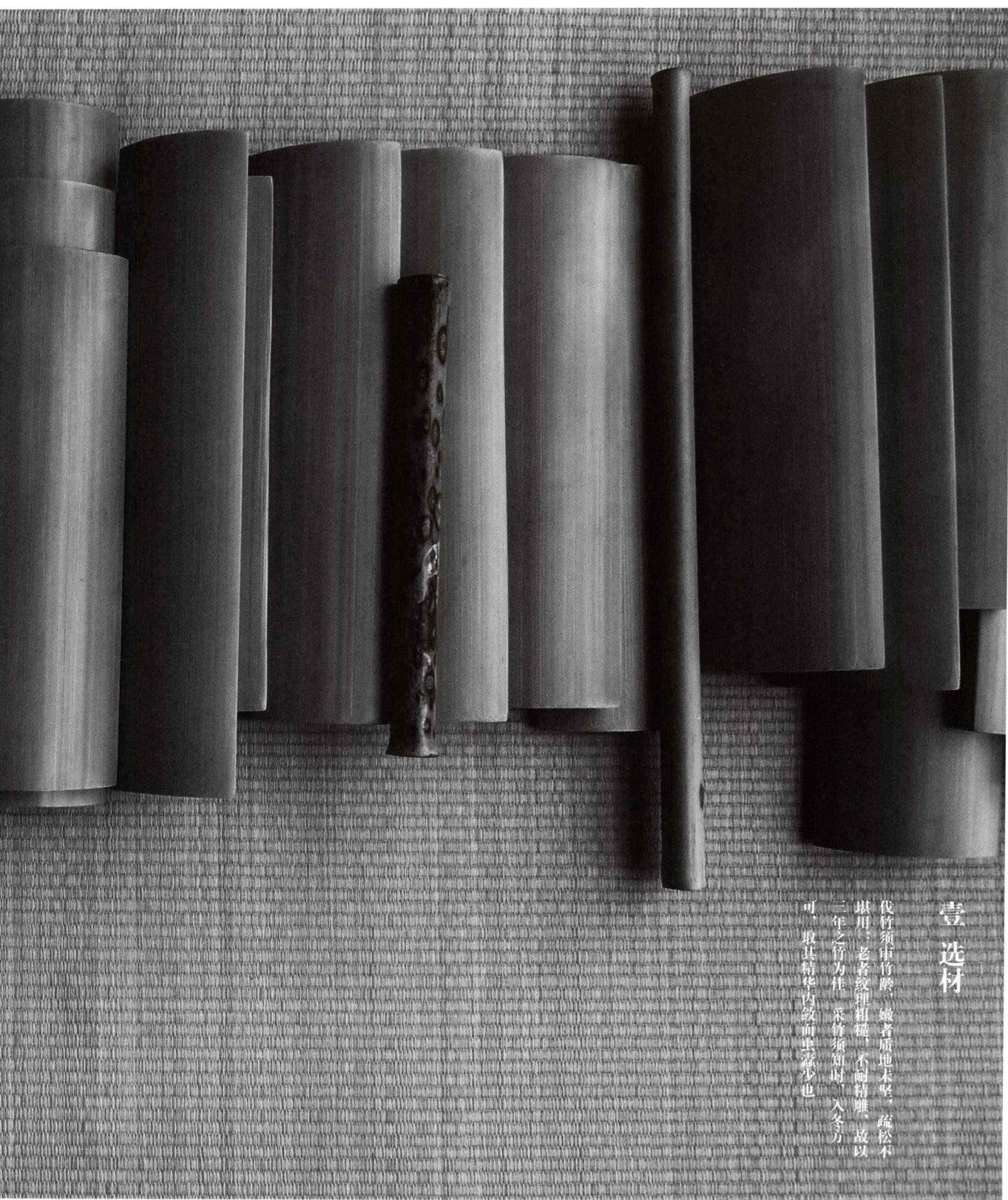
平城一夜涼

北魚猶虎

聞法圖

頤空集





## 壹 选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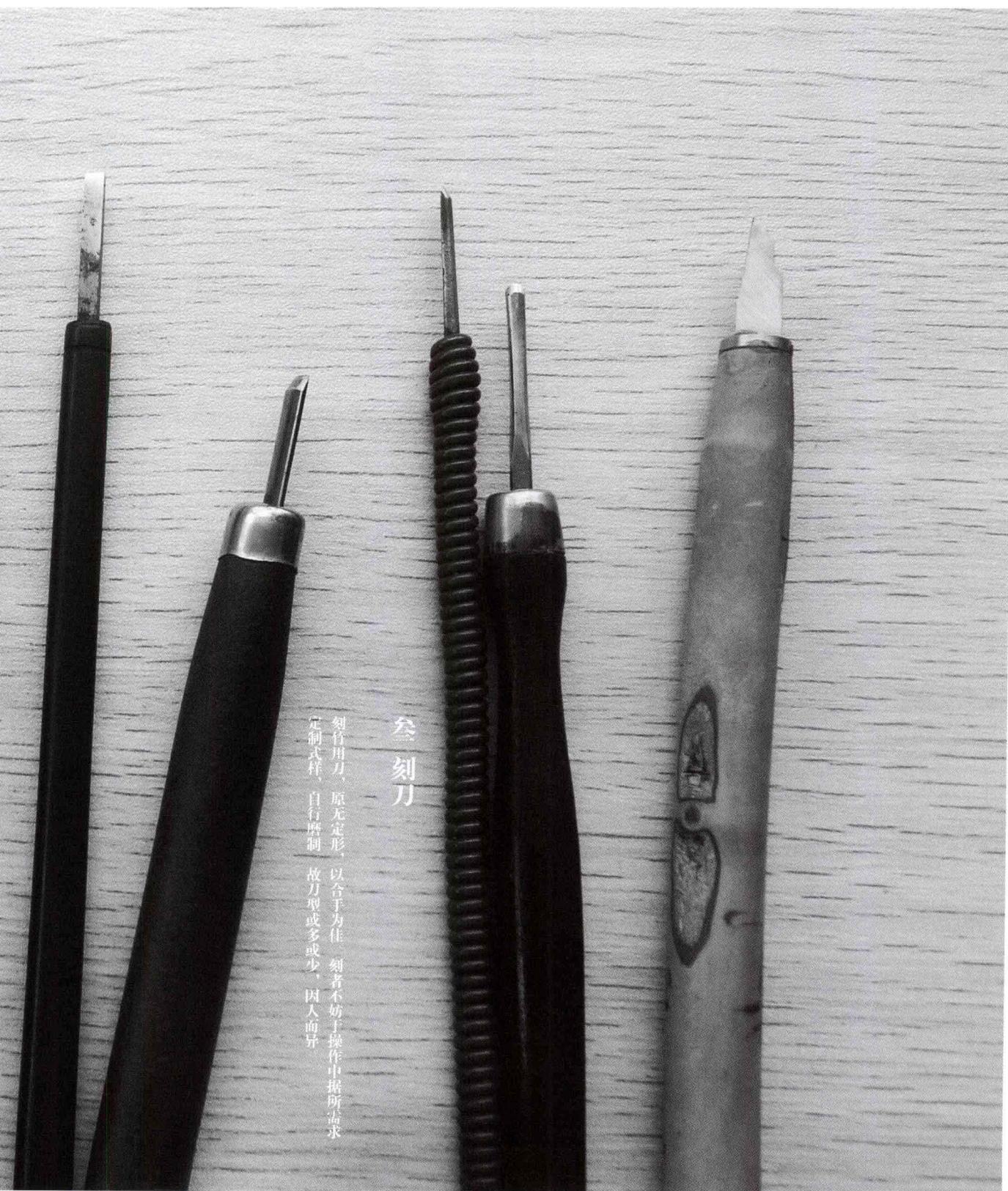
伐竹须审竹龄，嫩者质地未坚，疏松不  
堪用；老者纹理粗糙，不耐精雕。故以  
三年之竹为佳。采竹须知时入，冬方  
可，取其精华内敛而重，毫少也。

## 貳 画稿

过去文人雅士是看毛墨的，一块石、一株草，只要见笔法，就是完成竹刻的最佳方法了。拿竹刻表现水墨淋漓意，本身是与宣纸争功的事，扬短避长，竹刻会走入误区的。拿







## 肆 镂刻

刻竹用刀，古人归纳出很多技法，  
技法外，更有刀法即笔法。  
刻竹人关心技法者多，懂得笔法的人少之又少。



